

佳节重阳客里过，
归途何处奈风波。
情牵老菊家园瘁，
目断哀鸿故国多。
填海未穷精卫石，
回天伫看鲁阳戈。
飘零幸预群贤末，
暂释牢愁且放歌。

林惠祥

林惠祥教授诞辰 100周年纪念论文集

陈支平 主编



53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惠祥教授诞辰 100 周年纪念论文集/陈支平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1

ISBN 7-5615-1529-4

I. 林… II. 陈… III. 人类学-文集 IV. Q9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3133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xm.fj.cn

三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223 千字 印数:1—1 000 册

定价: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序 言

今年是林惠祥教授诞辰 100 周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厦门大学博物馆、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同仁们出版这部论文集,谨以纪念这位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以及博物馆学做出杰出贡献的前辈学人。

古人认为不朽的人格应当拥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业绩,而后世的人们似乎对于“立德、立功、立言”的期望太高,好像只有能够治国平天下的庙堂中人,才配得上如此的美称,一般的老百姓如腐儒、穷酸学者之流,就微不足道了,断断不宜这样的大帽子。我猜想,中国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与数千年来中国的国家、社会体制一直是以官为本位的观念有什么渊源关系?所以孔子去世之后,后世的当权者大概感到他老人家生前的官位不够堂皇,就不断有人给他加官晋爵,最后弄得一大串名称绕来绕去,连累现代的年青人实在不好学习记忆。

谁该戴不该戴这样的大帽子,恐怕不是我们所能讨论清楚的问题。不过,我是一个比较相信“本本”的人。君不见建国以来人文科学的教科书上谆谆教导人们,应该记住世界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从这一“本本主义”出发,我也就相信了革命领袖所讲的一句名言:“劳动者最高贵。”所以,尽管埋头苦干的平常人上不了凌烟阁,很快就要与草木同朽了,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像林惠祥先生这样把一生奉献给人民的学术、教育事业的无私者,不应该为人们所遗忘,他们是真正称得上有着“立德、立功、立言”的高尚人格的人!

厦门大学博物馆是林惠祥先生创办的,馆藏的大部分文物也

是他捐献的。作为晚辈,我无缘聆听他的教导,但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忝掌博物馆。每当我走进博物馆的时候,就油然而生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我愿借此纪念论文集出版之机,谨缀以上数言,表达本人以及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历史系、博物馆全体同仁对于林惠祥教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同时也祝愿林惠祥教授所开创的学术事业,得以发扬光大,后昆昌盛。

陈支平

2000年10月

目 录

序言.....	陈支平(1)
上下而求索——林惠祥教授及其人类学研究.....	陈国强(1)
知识分子的楷模——纪念林惠祥教授诞辰	
100周年	蒋炳钊(10)
闽越起源的探讨	吴锦吉(26)
“闽”、“越”融合与“闽越”生成的	
考古学解释	吴春明 曹 峻(36)
中国大陆东南土著族与南岛语族	郭志超(52)
关于古南方汉语非“汉”说	邓晓华(70)
说“岁祭”	吴孙权(87)
读书入仕：陈埭丁氏回族汉化过程之一考察.....	庄景辉(96)
闽西南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发现.....	郭志超(105)
中国古陶瓷在国外的影响和贡献.....	叶文程 唐杏煌(121)
关于福建文物考古研究与保护的思考.....	钟礼强(133)
福建各地博物馆等收藏契约文书	
举隅与分析.....	陈支平 黄真真(141)
永远的“乡仪之神”.....	彭兆荣(153)
结构主义的产生与社会人类学.....	董建辉(162)
民俗与史学转型.....	黄向春(170)
中国人类学中的汉人民间宗教研究.....	李文睿(192)
经济现代化与控制人口增长.....	石奕龙(198)

现代都市的“乡村社会”变迁·····	刘朝晖(219)
厦门海洋人文传统初论·····	蓝达居(228)
旅欧开篇——欧洲近代史上的早期中国移民·····	李明欢(245)
从三资企业看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与福建 的经济合作·····	俞云平(259)

上下而求索

——林惠祥教授及其人类学研究

陈国强

林惠祥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他的一生，是在对科学真谛的不倦追求和探索中度过的。

人类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世界性学科，它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分支。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学科，内容包括人类的文化发展和民族形成，主要研究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社会习俗的演变等。广义的人类学还包括考古学、民族学、民族志和民俗学、博物馆学等学科，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学科。目前，我国的人类学著作还十分缺乏。吉光片羽，亦足珍重。重温林惠祥教授多年辛勤劳作而成的诸多著作，觉得它们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类学研究，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福建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林惠祥人类学论著》一书，不仅集中而富于代表性地反映了林惠祥的主要学术成就，而且也可以使人们通过这本书，了解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艰难求索的奋斗历程。

—

林惠祥，又名圣麟、石仁、淡墨，原籍福建省晋江县。他自幼求知欲就很能强，学习极为刻苦，15岁，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

东瀛学堂。当时校长曾介绍他去日本商行工作，他无志于此，旋入英文私塾，终日读写不辍。掌握英文诵读能力后，他复入诸科多以英文讲授的教会办青年中学。他勤奋努力，第一学年结束时又获全班第一名。但因家贫亲老，又学校授课进度太慢，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遂决意退学，在家潜心自修。他每日伏案 14 小时以上，课程安排为古今中外，注重知识基础的广博，一方面继续研习英文，一方面自学古文，由散文而骈文而诗赋，每日习作一篇。两年后，不但中文写作猛进，获得清朝遗老组文会第一名，而且能够从事英文小说的翻译了。后来他考入陈嘉庚先生捐资创办的厦门大学，入文科社会学系学习，成为厦大第一届惟一的文科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预科教员一年，复辞职赴菲律宾。因人类学是当时的一门新兴科学，他对之很有兴趣，遂入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从导师美国拜耶教授(H. Otly Beyer)作人类学的研究工作，从此便与人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当时须自己负担学习费用，林惠祥的生活相当拮据，时常以面包冷水度日。由于他的学习成绩优异，入学前又曾预备一年，故院部一年后便准予他毕业并授予人类学硕士学位。

毕业返国后，经由师长毛夷庚的推荐，林惠祥应召赴京，面见当时由教育部改称大学院的院长蔡元培先生。毕生热心于培育、延揽人才的蔡元培先生，委任他担任大学院特约著作员。不久，中央研究院成立，院中设民族学组，蔡先生兼任组长，又任用林惠祥为该组助理员，并派他赴台湾调查高山族(当时称番族)。通过这次调查，林惠祥除采集大量考古学和民族学文物标本外，并著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附图多幅。

1931 年，林先生因携眷在京长住不惯，且依恋故乡风土，故返闽转任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一年，并呈交《罗罗标本图说》一册，交研究院出版。

回母校任职后，林惠祥教授大量搜集中外人类学书籍资料，致

力于研究写作，数年中遂成《文化人类学》、《神话论》、《世界人种志》和《中国民族史》等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第一部分的几篇专著，即是他这一时期著作的摘要和选编。

《文化人类学》一书是当时国内有关人类学方面的重要著作，从人类学总论、略史到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艺术、语言文字诸方面，都作了详尽的论述，材料极为丰富。该书不仅对当时世界上有关人类学方面的各个派别的材料加以广泛引证和综合研究，批驳错谬，博采众长，而且对于研究原始社会组织，婚姻制度等问题，也有独创的见解。它确立了我国人类学的新体系，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

《中国民族史》一书，对中国民族来源和分类系统颇多创见，是同类书中最详尽的一种。全书分上下两册，共 30 万字。出版后，四个月内销了 4 版，足见其受欢迎之程度。日本学者中村、大石还将此书合译为日文，并成为日本书报论及我国民族史研究的常用参考书。日本学者称林惠祥教授为“中国著名民族研究者”。该书中关于中国古今民族分类表及民族史分期，更被人广为转载和引用。

《民俗学》、《神话论》、《世界人种志》系林惠祥教授 1932 年至 1934 年的论著，他根据人类学中文化人类学的分科，广泛采用国内外有关学说和资料写成，对介绍和普及人类学各分科知识起了良好的作用。

二

林惠祥教授是我国系统研究台湾高山族(当时称番族)文化的第一人。《论著》第二部分选编的有《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和《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

1929 年，他受中央研究院委托，化名林石仁，领中国护照，假

托为商人，冒死犯难，单独进入日本侵占下的我国宝岛台湾，并深入高山族地区，调查搜集高山族风俗习惯的标本。他从台北经基隆，乘小汽船赴东海岸之花莲港，再进入台东一带的高山族村社数处，除了发现台北圆山石器外，还搜集到反映高山族生活文化特点的文物一百余件。

林惠祥教授深入高山族村社调查，历尽艰险。在台东时，他曾向日本警方请求赴红头屿（今兰屿）岛上调查雅美人，日方怀疑他是中国特务，派人跟踪盯梢，在中途花莲港等候。后因他未即返回才得无事。回台北后，林惠祥教授又赴中部高山上之日月潭，当时交通不便，他只身独行于深山幽径之中。为了取得高山族文化标本，他于考察期间购得樟脑木制独木舟一只，雇高山族同胞偷运出山，途径一铁索桥时险些失事。两个月之后，他回到上海，即写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由中央研究院于1930年印成专刊。该书对番族的名称、种属、体质、历史沿革、理番事业进行了考据，并有各族分述、生活状况、社会组织、风俗宗教、语言艺术诸方面的介绍和图照，实为台湾高山族原始文化的写照。后来，此书还被日本学者翻译过去在日出版。

林惠祥教授的人类学研究，不是“书斋里的人类学”。为了取得民族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他不畏艰难，奋力以赴。这种严谨深入的治学精神，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赞扬。当时不要说大陆，就是台湾当地也还没有专赴高山族地区进行科学调查考察者。台湾之行采集的百来件标本，是研究说明人类原始文化的活标本，也可作为研究历史的依据。其中独木舟长丈余，更为难得的珍贵标本，当时上海《申报》特为此出了特刊，京沪一带学者风闻后纷纷来院参观，一时为之轰动。

1935年，林惠祥教授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为了丰富他所创办的厦门人类博物馆陈列品，增加更多的文物标本，于暑假再次赴台湾调查。此次他化名林淡墨，假托为教会中学教员。船至基隆，

受到日本水上警察的盘查，警察一直跟随林先生到台北，监视他的调查工作。为了采集独木舟，他再往日月潭，因公路开辟，日月潭的独木舟已少，只买到音乐杵。虽然在台湾只呆了二周时间，却得到了刀、枪、弓、箭、衣饰、雕刻及石器数十件。他曾到过台北基隆圆山“贝塚”（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等。由于他研究有方，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特提升他为中央研究院专任研究员。而这些富于人类学价值的文物标本和资料，后来则成为他在1955年发表的《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一文的论据。关于高山族的来源问题，过去人们大都认为是从南洋来的马来种，日本帝国主义就有这种说法，并以之作为他们侵略台湾的理论根据。而国内学者因为客观条件所囿，不能对台湾高山族进行实地调查，亦大多混用这种说法。林惠祥教授则根据上述两次在台湾采集到的新石器和陶器的特征，在这篇论文里率先对上述说法提出异议。他认为台湾新石器时代人和大陆东南沿海人的关系极为密切，台湾新石器时代人就是由大陆东南沿海渡海过去的。近年来台湾各地和大陆东南沿海一带陆续出土的大量古代遗物，证实了这一点，为林惠祥教授的论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林惠祥教授遂携带大部分文物标本图书离厦门南下避难。1938年初，他到新加坡参加“远东史前学家第三届大会”，并在会议上宣读了《福建武平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论文。文中推论中国南方的史前民族文化与南洋有关系，并展出可资证明之史前遗物，受到与会的美、英、法、荷、澳等国代表的重视。

此后，林惠祥教授在南洋陆续发表一系列关于南洋考古、民族方面的著作，其中主要有《南洋民族的来源与种类》、《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同源说》、《南洋人种总论》等等。直到1957年，林惠祥教

授还就南洋民族问题写就《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提出了丰富而可靠的人类学论据，把我国与南洋的历史渊源关系，以及将东南亚这一大片地方过去被遗忘的历史补充起来。这些论著，是林惠祥教授对南洋问题和南洋民族研究的重要贡献。此外，他还编译了《菲律宾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苏门答腊民族志》等书。

1938年，林惠祥教授陪同华侨李俊承到印度游历，途经恒河流域，登贡鸢山，至尼泊尔边境之古舍卫国、仰光等地，获得有关印度的考古文物和民族标本。1947年，林惠祥教授又赴马来亚考察，发现史前洞穴遗址多处，获得旧石器颇多。1945年，抗战胜利后，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自爪哇回新加坡，邀林惠祥教授入筹赈会，协助整理出版陈嘉庚先生的《南侨回忆录》、《大战与南侨》等书。1947年，林惠祥教授回厦大任教。在任教期间，又在闽面各地考古调查，发现多处新石器遗址，得到大量石镞、有段石镞和各种花纹的印纹陶，他据此发表不少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研究的专论。除了武平、厦门等地的史前遗址外，还数次调查过泉州的唐、宋古迹，采集不少古物。

解放以后，林惠祥教授陆续发现了龙岩、惠安、永春、福州、长汀等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和采集遗物，并写成专题报告，这些专题部分是编在《论著》的第三部分，比如《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镞》。1956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考古工作会议，被选入主席团，并在会上宣读了《福建长汀河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这篇论文，提出了有段石镞发展三阶段的论点，他认为有段石镞和印纹陶都是构成我国东南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镞在福建发现最多，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低、中、高级，低级阶段（即初级型）数量最多，高级阶段（即高级型）数量少，说明它是本地发生，而不是外地传播来的。福建的有段石镞和台湾、菲律宾的甚至太平洋海岛的有相类似之处。福建有段石镞低级、中级

多而高级少,台湾的高级较多,菲律宾和太平洋诸岛几乎是高级的。他还认为:有段石锛是出自亚洲大陆,后传至台湾、菲律宾、玻利尼亚的,这就说明了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和东南亚地区有一定的关系。由于林惠祥教授 30 多年的努力,奠定了我国东南区尤其是福建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基础。据此,林惠祥教授再次证明了以前他所提出的有段石锛及印纹陶是构成我国东南区海洋系文化系统的主张是不无理由的。

四

林惠祥教授积极提倡发展博物馆事业,苦心经营,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人类学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

早在 1926 年秋,鲁迅先生在厦大任教时,就参加筹办过考古文物展览会。1934 年秋,林惠祥先生返母校任教,创办厦门市人类博物馆筹备处,收集和整理我国东南地区和东南亚的考古、民族文物等人类学标本,开放供教学参考。抗战后,他到南洋避难时,曾把一生搜集的珍贵文物和图书资料带走。当时,国外资产阶级学者曾想以高价向他收买,但他即使在生活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也始终拒绝出卖。有一次,日本宪兵对他进行搜查,他所保存的文物有一箱包括日本刀枪在内的古武器,如被搜出就有生命危险,但他临危不惧,决心与这些古物共存亡,以自己的身体掩护这批古物,终于保存了它们。

解放初,林惠祥教授将毕生辛苦搜集和积存的文物图书共数千件,全部捐献给了国家。他建议由厦门大学设立人类博物馆收藏这些文物,并进一步筹建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这一行动和建议,得到王亚南校长的高度赞赏。1953 年 3 月,人类博物馆筹备就绪并正式对外开放。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先生特意为博物馆书写了馆名。国内外,特别是东南亚各重要报刊,都作了专文报道

和介绍。

厦大人类博物馆成立后,林惠祥教授日以继夜、废寝忘食,不但亲自参加收集、陈列文物工作,还动手塑制模型、书写说明,并亲自接待观众、热情讲解。

在林惠祥教授的主持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 1956 年已具相当规模。在 38 个大小陈列室中,陈列有原始社会和古人类复原模型、南洋马来亚旧石器、华北地区新石器和彩陶,福建、台湾和东南地区各地新石器和印度、东南亚的新石器。历代的铜器、玉石器、陶瓷器、明器、武器、货币、甲骨、印章、社会仪式品、宗教品、雕塑品、建筑物、石刻、字画、历史文件、衣物饰物、中外历史人物和社会发展史模型。民族文物有华北民族和畲族、高山族和南洋民族、印度、日本等地文物,世界人种模型、图画等,特别是保存了林惠祥教授解放前在台湾调查收集的一批石器和高山族文物,它对研究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林惠祥教授明确指出:“人类博物馆是专门博物馆,即专门搜集陈列有关人类及其文化发展的文物的博物馆,在时间上是自有史以前以至于现代,在地域上是世界性的。陈列的目的是要说明人类本身的起源演变及其生活文化的发展途径,以供我们现代人借鉴,为创造未来的幸福世界参考。”林先生的这一段说明,无疑对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和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

为了把考古学教学搞得更好,林惠祥教授编著有《考古学通论》讲义,系国内独树一帜的著作,他把考古学归纳为古迹和古物二大类。并分析说明考古学发掘技术与研究方法。这种分类法与国内外按年代的分类法不同。而人类博物馆考古部分的陈列系统,就采用了他这部著作的分类法。

林惠祥教授不但是一个著作颇丰的人类学专家,而且还是一位勤恳的师长。他桃李满天下,所教过的学生遍布国内,不少人已成为各方面的专家。解放后,他更呕心沥血,为新中国培养了很多

人类学的专门人才。

1957年,林惠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贯积极工作和努力学习,总是白天在博物馆办公,晚上回家又赶写论文,直至1958年他因病去世。在临终前的最后四个月里,他写完两篇专门性学术论文,直到逝世那天晚上,还赶写出遗著《有段石铤》的英文摘要。他真正为人类学的研究和推广奔波了一生、奋斗了一生。

作为曾经亲炙林先生教诲的一名学生,我在编选和整理他留给我们的丰富的人类学遗产时,不能不回忆起当年协助他进行科研、教学和筹办人类学博物馆时的一幕幕情景。他那和蔼可亲、海人不倦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如在目前。编选《林惠祥人类学论著》,首先是繁荣我国社会主义学术的需要,但对我个人来说,亦是对先师永久的怀念。

知识分子的楷模

——纪念林惠祥教授诞辰 100 周年

蒋炳钊

林惠祥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厦门大学教授。他祖籍台湾，1901 年农历四月十六日（5 月 8 日）出生于泉州府晋江县，1958 年逝世于厦门。今年是林惠祥教授诞辰 100 周年，台盟福建省委、厦门市委将整理林惠祥教授自传诗词等遗著，并交付出版发行，以资纪念。林惠祥教授一生不平凡的经历，对新社会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很有启迪作用。作为他的学生，我谨就自己所知，爱举先生几例生平事迹，以飨读者，并以此作为对恩师永久的怀念。

一、刻苦自学，成为厦门大学第一届学生

林惠祥教授自幼聪颖好学，9 岁入私塾，11 岁到福州入东瀛学堂。该校系台湾公会所立，校长教师多为日本人，亦有台湾人，课程以日语为主，程度为小学。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毕业时他获成绩第一名。林师平时爱看旧小说，中文进步较快。在学堂里，他偶尔遇见一位年龄相仿的福州人，此人中文程度较好，能解古文，能写文章，也是好学之人。彼此很快地结成好友，他教古文，林师教他日语，后来俩人又同时走读英文私塾。初读英文时，林师觉得发音甚难，课本又深，但他“坚锲不舍”，进步很快，两个月内就读完两册课

本。后来他又考入教会办的青年会中学，直接进入一年级第二学期，该校诸学科甚至中国地理亦用英文书，国文时数不多，由于刻苦学习，他的成绩又列第一。但是他觉得学校所授课程太少，浪费时间，为急欲速成，拟在家自习，父亲不允，并说：“自修故可有学力，但无资格文凭。”林师坚定回答：“有真才便好，何须资格文凭。”于是他便在家用两年的时间自修该校二至五年的英文课本。两年里，他每日伏案约 14 小时，以字典为师，日读数课，英文按已知符号发音，并涉猎文法；中文则不限于该校所定的内容，由古文、左传，东来博议，而至诸子文、西汉文、骈体文、诗赋等。他每日做作文一篇，由散文而骈文而诗赋。虽无人为之改正，然日日为之。两年后，他的中英文水平果然达到中学毕业程度，尤其中文写作更好。有一次，台湾之遗老组一文会出题征文，题为《韩信论》，他即用流行的史论体作一篇约千字文寄去应征，被选列首名。

第二年，东瀛学校校长请他到该校教中文，当时他仅 19 岁，但教学却很受欢迎。任教两个月后，校长又介绍他到台湾公会任副书记，司填表格、记簿册之事，任务不多，闲时抄写诗集。后因中日关系冲突，福州学生倡议排斥日货，公会有些亲日派，声言要与中国学生斗，他不愿参加此种无理之举，遂辞去公会职务。

不久以后，由他父亲介绍，林师到台北某巨商肆内抄账，但因工作时间过长，无暇看书，极感烦闷，两星期后便辞职不就。后接妹倩之邀往菲律宾，在米厂内任书记，每日与工人为伍。当时他曾带去一箱古诗文，半夜后偷阅默抄，坚持自学。林师在回忆这段漂泊生涯中的自学经历时，曾说 he 受启发最大的是在国内曾阅过浦化人君自传，该书叙述作者由学徒生活苦学成功经过，甚为感动；又在报纸上阅读一篇文章，介绍美国某诗人初为马车夫，终以自学得成功，更引为模范。林师祖上都是从事商业活动，但他却没有这个遗传基因，自幼对商业不感兴趣，以为在商界不能兼事学问（店员不便常看报纸），乃思改就教育界。此时方知资格文凭的重要，但又